

## 中东政治

##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影响探析

王 琼

**摘 要：**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以“叙利亚民主力量”的身份，积极反抗“伊斯兰国”组织的暴行，实际上其构成仍然是以库尔德人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力量，它在国内与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政府都保持距离，在国际上受到美俄等域外大国的财政援助和军事支持。虽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反恐战争中取得了丰硕战果，然而，国际社会的同情并不能改变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本身既抑制了“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又破坏了中东地区现有力量平衡的双重性质。更严重的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甚至会引发地区其他国家库尔德民族的连锁反应，其所奉行的“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极端化趋势渐显，有可能成为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新源头。

**关键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民族主义；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王琼，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6-0078-1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对抗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过程中日益壮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中受到美俄等域外大国的支持和肯定,但也引起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等国的高度警惕,对其试图重构中东政治格局的努力感到担忧。本文在探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及其特点的基础上,考察其对叙利亚政治、中东地区政治和国际格局的潜在影响。

## 一、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概况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以库尔德人为主要构成力量的武装团体,在思想上坚持库尔德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文将从叙利亚库尔德民族的族群状况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组织体系两个层面分别进行考察。

### (一) 叙利亚库尔德族群

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的跨国族群,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等国。库尔德人分布相对集中,世代居住在上述四国的交汇地带,习惯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意为“库尔德人聚居的地方”。库尔德人作为中东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在人口数量上仅次于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约有3,000万。<sup>①</sup> 叙利亚库尔德人约有150万人,占叙总人口的7%左右,主要分布在叙利亚东北部地区。虽然中东国家的库尔德人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但叙利亚库尔德人大部分来自土耳其,与土耳其南部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语言互通。

就叙利亚本身来说,它自1946年独立之初便因教派和族群关系复杂而存在国家认同感相对缺失的隐患。以至于在1958年叙利亚出于对土耳其的恐惧,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三年后由于双方矛盾尖锐,叙利亚便宣布退出。此后,叙利亚意识到只有强健自身的国家机体才是保证自己安全的唯一途径,于是着力以“阿拉伯民族主义”来强化国家凝聚力。为此,叙利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国内所谓的“库尔德人威胁”。1962年8月23日,叙利亚政府对贾兹拉<sup>②</sup>(Jazira)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将约12万库尔德人认定为外国人。当时叙利亚政府以证件需要“更新换代”为由,迫使具有叙利亚国籍的库尔德人上交身份证,凡是上交证件的库尔德人此后再也没有拿到任何新的身份证明,变成了无叙利亚国籍的“外国人”。此次记录在案的人口普查后,叙利亚政府几乎没有再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人口普查,使得叙利亚境内库尔德人的人口数量大幅降低。在20世纪70至80年代,叙利亚甚至

<sup>①</sup> “Kurdish Diaspora,” *The Kurdish Project*, <https://thekurdishproject.org/kurdistan-map/kurdish-diaspora/>,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1日。

<sup>②</sup> 当时贾兹拉省的库尔德人口数量约占叙利亚库尔德人总人口的20%。

不承认其国内存在库尔德人这一族群。<sup>①</sup>

叙利亚政府剥夺库尔德人公民权的行为受到了人权组织的广泛批评。但叙政府却辩称此举具有必要性,指出叙境内很多库尔德人都是土耳其等国的非法入境人员。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叙当局认定在叙库尔德人为“无国籍人”或者“外国人”,几乎完全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叙库尔德人在本国处境困难,社会地位低下,没有参政权利,也不能与其他叙利亚公民平等享有就业、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权利。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阿萨德政权为削弱来自叙库尔德人的政治压力,被迫正式承认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sup>②</sup>但对于叙库尔德武装所提出的建立联邦制国家和成立库尔德人自治区的诉求,叙政府始终没有明确表态。因此,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库尔德人才开始享有形式上的公民权。2011 年,叙利亚反对派与阿萨德政权的矛盾不断加剧,为叙库尔德人提出政治诉求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一方面对叙库尔德人的生存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为库尔德人壮大实力提供了政治机遇。2013 年 11 月 12 日,叙利亚库尔德人发表自治宣言,标志着叙利亚库尔德人开始正式冲击叙利亚局势。<sup>③</sup>

## (二)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组织体系

2015 年 10 月,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正式以“叙利亚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的名义开始军事行动。“叙利亚民主力量”是由叙利亚库尔德人、阿拉伯人、亚述人等不同民族人员组成的军事同盟。其中,成立于 2004 年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People's Protection Units, YPG)构成了“叙利亚民主力量”的主要作战力量。“叙利亚民主力量”虽然号称是要“团结所有叙利亚人的武装力量”,但实际上仅代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诉求与目标。正因为如此,“叙利亚民主力量”被视为“美国人的发明”,也是美国为了避免惹怒盟友土耳其,在政治和法律上对“库尔德人民保卫队”进行“定向援助”的幌子。<sup>④</sup>

“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构成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主体力量。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行动中,“库尔德女兵保卫队”(Women's Protection Units, YPJ)是“库尔德人民保卫队”的一个分支。“库尔德人民保卫队”隶属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sup>①</sup> Jacques Neriah, “Kurdistan: The Next Flashpoint Between Turkey, Iraq, and the Syrian Revolt,”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August 5, 2012, <http://jcpa.org/article/the-future-of-kurdistan-between-turkey-the-iraq-war-and-the-syrian-revolt/>,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sup>②</sup> “Stateless Kurds in Syria Granted Citizenship,” *CNN*, April 8, 2011, <http://edition.cnn.com/2011/WORLD/meast/04/07/syria.kurdish.citizenship/>,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sup>③</sup> 肖文超:《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西库尔德斯坦”自治的前景》,载《世界民族》2015 年第 2 期,第 57-65 页。

<sup>④</sup> “The Syrian Democratic Force: Just an Invention by Washington to Save Face?” *Sputnik International*, November 3, 2015, <https://sputniknews.com/middleeast/201511031029554948-us-syrian-intervention-invention/>,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Democratic Union Party, PYD)。早在 2003 年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成立之际,该党就以实现库尔德民族自治为政治目标,但民主联盟党因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保持密切联系而遭受外界质疑,并一直被叙政府定为非法组织。叙利亚内战爆发前的宪法第 8 条<sup>①</sup>规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是社会和国家的执政党。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迫于叙反对派的压力,阿萨德政府于 2012 年 8 月颁布了《政党法》,允许成立新的党派,但该法禁止建立宗教性政党和民族性政党,以及地域性政党。《政党法》自 2011 年酝酿之初就被指责为“只存在于纸面上”的花招<sup>②</sup>,上述规定至少表明,阿萨德政府完全不愿意使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这类基于“民族利益”的政党合法化,这导致民主联盟党始终无法在叙利亚境内获得政治合法性。

在组织结构上,民主联盟党具有威权主义特征的组织体系。在政党理念上,该党排斥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观念。民主联盟党所倡导的组织结构和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并无本质区别。这种组织体系依赖宣扬保护民族利益、树立烈士榜样、夸大外部威胁来强化族群认同和政治向心力,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决策,反对以民主方式来凝聚全体成员的意志。民主联盟党的威权主义作风明显,“库尔德民族委员会”(Kurdish National Council)曾指控该党攻击库尔德游行示威者,绑架反对自己主张的成员。<sup>③</sup>虽然民主联盟党主张坚持在叙利亚联邦下的自治,没有明确提出要完全独立的政治诉求,但它所描绘的是一种基于库尔德人传统排外理念的政治愿景,根本无法融入叙利亚的政治现实。<sup>④</sup>民主联盟党在政党内部运作上的独断专行,以及政治愿景不切实际的现实,导致一旦该党的政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其内部将因分歧严重而出现危机,进而对领导层的合法性构成挑战,尤其在激进民族主义的刺激下,政党成员极易采取极端手段以实现政治目标。

从对外关系来看,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sup>⑤</sup>土耳其一直坚持认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武装组织“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由库尔德工人党培育扶植的恐怖组织。<sup>⑥</sup>库尔德工人党于 1978 年成立,是以建立“社会

<sup>①</sup>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yrian Constitution,” *Scribd*, February 16, 2012, <http://www.scribd.com/doc/81771718/Qordoba-Translation-of-the-Syrian-Constitution-Modifications-15-2-2012>,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sup>②</sup> “Syria Passes Law to Allow Rival Parties,” *The Guardian*, June 25, 201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jul/25/syria-allows-rival-parties>, 登录时间:2017 年 10 月 11 日。

<sup>③</sup> “The Kurdish Democratic Union Party,”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March 1, 2012, <http://carnegie-mec.org/diwan/48526?lang=en>,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sup>④</sup> Rustom Mahmoud, “Syrian Kurdish Groups Offer Best Path for Future,” *Al-Monitor*, April 10, 201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politics/2014/04/syria-kurds-unite-turkey-iraq.html>,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8 日。

<sup>⑤</sup> “Turkey Accuses US of Arming Kurdish ‘Terrorists’,” *ITV*, February 19, 2016, <http://www.itv.com/news/update/2016-02-19/turkey-accuses-us-of-arming-kurdish-terrorists/>,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sup>⑥</sup> “Erdogan Slams US Support of Syrian Kurds, Lectures Washington on ‘Good & Bad Terrorists’,” *RT*, June 12, 2016, <https://www.rt.com/news/346261-erdogan-washington-kurds-terrorists/>, 登录时间:2017 年 10 月 11 日。

主义库尔德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武装组织,长期与土耳其政府军开展武装对抗。库尔德工人党对领土的要求涵盖土耳其东南部、伊拉克东北部、叙利亚东北部和伊朗西北部。该组织发动的绑架、暗杀和汽车炸弹袭击等极端暴力活动长期威胁土耳其国内和平与稳定,进而被土耳其、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20 世纪 70~80 年代,库尔德工人党开始利用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聚集区作为对抗土耳其的大本营,但叙利亚在 90 年代成功将其驱逐。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工人党利用叙利亚动荡局势乘势而入,通过训练作战人员、提供资金、派武装人员直接参战等方式不遗余力地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扩大自身实力。

综上所述,民主联盟党作为叙库尔德武装的组织者,在叙利亚国内法层面难以获得政治合法性,其组织结构和组织理念难以适应当下叙利亚的政治现实,政治目标不切实际,其下属的军事组织“库尔德人民保卫队”与库尔德工人党保持着密切关系。这决定了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并没有放弃通过武装暴力手段进行政治对抗的行动方式。

## 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性质

由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一方面它在抑制“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在破坏中东地区现有各种力量的平衡,甚至会引发地区其他国家库尔德人的连锁反应。这就给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定性带来了困难。

### (一)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法律性质被选择性忽视

从政治目标来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来保护本民族生存的目标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对建立库尔德自治区的政治诉求实际上旨在改变叙利亚国内的现行政治体制。叙库尔德武装不断寻求库尔德民族合法公民权利具有一定的法律正义性,但其非人道地对待组织成员的做法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国际法原则。“库尔德人民卫队”经常直接枪毙被俘虏的极端分子,同时公开支持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土境内的武装暴力活动。因此,叙库尔德武装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自 2015 年 10 月宣布成立“叙利亚民主力量”以来,叙库尔德武装借助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等反恐行动,不断强化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以此为获得国际支持奠定基础。

国际法对类似武装团体的“承认”有特定的规范。<sup>①</sup> 一国对于另一国国内有一定政治诉求、反抗政府的武装团体的承认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承认其为叛乱团体和承认其为交战团体。叛乱团体是指当一国内乱并未达到内战程度或虽然达到内战程度但因某些原因(如一国政府出于和该国政府的同盟关系,而不愿意给予其交战团

<sup>①</sup> 王晨雨:《国际法上交战团体承认制度探析》,载《法制与社会》2016 年第 2 期,第 36 页。



体的法律地位)不能承认其为交战团体的武装团体。也就是说,实质上叛乱团体和交战团体只是程度上的差距。一旦某个国家作出这种承认后,就可以在有限范围内和该团体发生国际关系范畴上的交往,被承认的叛乱团体或交战团体必须在行为上遵守国际法。如在科索沃战争中,虽然科索沃并没有被广泛承认为一个主权国家,但交战团体的地位仍受到广泛认可。

然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完全不符合叛乱团体或交战团体的特征。首先,尽管叙利亚爆发了内战,但叙库尔德武装持相对中立的立场,并没有同叙政府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或冲突,也没有明确表示加入叙反对派阵营。<sup>①</sup> 叙利亚政府军早前从叙东北部地区撤军,被认为是政府军同叙库尔德武装达成协议后的举措,却导致“伊斯兰国”组织乘虚而入,叙库尔德武装为维护本民族生存权,通过对抗“伊斯兰国”组织以期收复失地,形成了对叙利亚部分领土的实际控制。从这个意义上看,叙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领土并非通过参加内战获得,而是在叙当局默认的情况下,在反恐行动中通过军事手段获得部分领土的控制权。“叙利亚民主力量”成立时,宣布将“伊斯兰国”组织作为对抗的唯一目标。<sup>②</sup> 不可否认的是,在叙利亚境内,叙库尔德武装确实与叙政府军发生过军事摩擦。2016年8月,叙库尔德武装与叙政府军在哈塞克省爆发了激烈军事冲突<sup>③</sup>,但双方并没有正式决裂。

事实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一直借反恐行动来回避自身的法律定性问题。随着叙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取得节节胜利,叙库尔德人不但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为库尔德民族本身博得了大量同情,并受到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军事援助。<sup>④</sup> 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行为方式,尤其是通过战争手段实际控制国家领土并不具备法理基础,其屡屡发生群殴虐待和枪杀战俘的事件也不符合人道主义。从叙利亚政府的角度来看,叙库尔德武装是由非法政党民主联盟党组建的一支武装团体,其目标是打破叙利亚现行政治体制以建立叙利亚联邦制度,实现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自治,且与土耳其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联系密切。实际上,选择性忽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法律定性问题,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叙利亚乃至中东国家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本质上是一种为维持对地区事务的主导权,置地区国家民众安危于不顾,不把实现地区长远和平与稳定纳入考虑的“短视”

<sup>①</sup> Emrullah Uslu, “How Kurdish PKK Militants Are Exploiting the Crisis in Syria to Achieve Regional Autonomy,” *Terrorism Monitor*, Vol. 10, Issue 7,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how-kurdish-pkk-militants-are-exploiting-the-crisis-in-syria-to-achieve-regional-autonomy/>, 登录时间:2017年7月12日。

<sup>②</sup> David Enders, “Fighting in Syria Indicates Bashar Assad’s End Isn’t Imminent,” *Miami Herald*, July 23, 2012, <http://www.miamiherald.com/latest-news/article1941473.html>, 登录时间:2017年6月7日。

<sup>③</sup> 贺颖骏编译:《库尔德武装围攻叙政府军重镇:俄劝和失败》,参考消息网,2016年9月6日, <http://www.cankaoxiaoxi.com/mil/20160906/1293756.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7月7日。

<sup>④</sup> Alexey Khlebnikov, “The Kurds Could Bring Russia and the US together in Syria,” *Russia Direct*, October 29, 2015, <http://www.russia-direct.org/analysis/kurds-could-bring-russia-and-us-together-syria>, 登录时间:2017年7月7日。

行为。在可见的将来,如果这种选择性忽视发展成为放任叙库尔德武装扩张的纵容,西方国家将不得不自食其果,面临中东地区长期动荡的威胁。

总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作为一个具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在叙利亚内战中避免选边站队,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控制更多领土,获取合法性和正义性,博得国际社会同情,获得来自美俄双方的军事援助。处于国际法灰色地带的叙库尔德武装借叙内战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地区扩张而发展壮大,在叙利亚战场和地区舞台上扮演着极其微妙的政治角色。

## (二)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谋求“自治”的实质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建立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民族认同越强,其战斗力也就越高。然而,随着叙库尔德武装战斗力的不断增强,其目的已经超越通过对抗“伊斯兰国”组织夺回被占领土的初衷,而是借叙利亚乱局谋求更多民族自治的权力。早在 2013 年 11 月,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已在控制地区单方面宣布建立所谓的“过渡期自治政府”。目前,它提出的明确政治诉求是在叙利亚联邦制下建立库尔德自治区。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提出的“联邦制”看似尊重叙利亚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实际上很可能成为该国走向完全分裂的导火索。西方列强划定的中东民族国家的边界完全没有考虑民族和宗教等人文地理边界因素,而是根据殖民宗主国英国和法国签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进行的强行划分。该协定是奥斯曼帝国解体后中东现代民族国家边界划分的依据,也是日后地区国家间民族和宗教矛盾、边界和水资源争端等问题的源头。为应对来自土耳其的战争威胁,1958 年春,叙利亚政府主动提议要求与埃及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三年后,叙利亚选择独立建国,退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实际上该国民众一直缺乏深厚的国家认同。叙库尔德人长期被叙政府当作“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对待,导致库尔德人对叙利亚的国家认同总体较低。

美国前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曾评论道:“我能理解库尔德人为何想建立自治区,因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相对比较成功。但是,叙利亚库尔德人不能单方面宣布建立自治区,必须经叙利亚全体人民公投后决定。如果执意如此,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糟糕……叙利亚库尔德人对建立自己的国家是分步骤的,建立自治区只是第一步,但这会令土耳其无法容忍,甚至利用‘伊斯兰国’组织来对付叙利亚库尔德人。”<sup>①</sup>福特的这段话指出了叙库尔德人谋求自治缺少合法性支撑的现实,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危害。但是,福特同样忽视了一个问题:民族自治并不是解决中东库尔德问题的良药,甚至会物极必反。从伊拉克设立“库尔德自治区”的经

<sup>①</sup> “Former US Envoy: No Autonomy for Syria’s Kurds Now,” *Rudaw*, March 12, 2015, <http://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syria/12032015>, 登录时间:2017 年 5 月 12 日。

验来看,伊拉克库区成立后,其与伊拉克中央政府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双方不仅在石油资源分配问题上完全撕破脸皮,在政治和军事上也产生了高度的不信任。伊拉克政府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难有作为,使得“伊斯兰国”组织的扩张范围逼近伊拉克库区。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库尔德人不得不靠自己的武装力量奋力抵抗,以保住本民族的生存权利。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举行所谓的“独立公投”,美国明确宣布不承认此次公投的法律效力。<sup>①</sup>这就是美国在伊拉克苦心经营的“成功的”库尔德自治区,美国也无法解决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政府正式决裂的尴尬困境。

国际政治现实表明,对于民族问题突出的国家而言,当国内局势出现动荡威胁社会稳定,或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困境,或业已经陷入内战状态时,民族分离势力就会借机提出所谓的“自治权”,其结果只能是国家进一步走向分裂。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谋求自治的实质是借叙利亚乱局来壮大自身实力,但可能会使叙利亚掉入另一个混乱的泥潭。

### (三)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极端化趋势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对抗,实际上是民族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的较量。近年来,全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数量不断上升。当前,奉行民族主义的叙库尔德武装总体表现温和,其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为大体上具备高度正义性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极端民族主义不仅是“恐怖主义的最为持久的根源之一”,也是“恐怖主义最强有力与最致命的根源之一”。<sup>②</sup>以宗教极端意识形态驱动的恐怖主义和以极端民族主义驱动的恐怖主义,两者除具有恐怖主义的共同特点外,还具备意识形态狂热化的共同特征。这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极端狂热,来自其对自身正当性、合法性的高度认同。极端民族主义将民族独立作为终极目标,由此驱动的恐怖主义往往主张民族分离和国家分裂。“民族分裂主义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产物,也是产生恐怖主义的基础。”<sup>③</sup>

当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民族主义存在极端化趋势。媒体对库尔德武装射杀战俘的行为早有报道,<sup>④</sup>认为这种行为更多是源于对“伊斯兰国”组织对人质实施斩

<sup>①</sup> “Iraqi Kurdish Referendum ‘Illegitimate,’ 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 Says,” *CNN*, September 30, 2017, <http://edition.cnn.com/2017/09/30/middleeast/kurdistan-independence-tillerson-us/index.html>,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1日。

<sup>②</sup> 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sup>③</sup> 郝时远:《民族分裂主义与恐怖主义》,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第11页。

<sup>④</sup> 任静:《库尔德女子武装:不留 ISIS 战俘 逐个射杀》,搜狐网,2015年11月19日,<http://news.sohu.com/20151119/n427129324.shtml>, 登录时间:2017年4月16日。



首、火刑等暴恐行径的报复。<sup>①</sup> 除此之外,库尔德武装在控制区域还存在扣押异见人士的行为,并对部分异见者的“消失”和“被杀”视而不见。为扩充自身的武装力量,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还吸收童子军。<sup>②</sup>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暴力极端行为,一方面是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刺激下采取的自卫行动,另一方面也是民族主义极端化、狂热化的重要表现。国际社会在同情库尔德人遭遇的同时,也应当从舆论层面和政策层面对其极端行为加以约束,任由其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联系密切,库尔德工人党至今仍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怖组织名单中。库尔德工人党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进行游击战和恐怖活动,是土耳其政府的心腹之患。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库尔德工人党领导的游击战主要采取袭击政府军哨所、炸毁设施、破坏交通、烧毁村庄、绑架和杀害地方官员和亲政府人士等方式,其中滥杀无辜的现象时常发生,甚至还存在着滥杀妇孺的行为。<sup>③</sup> 叙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叙库尔德武装的政治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时,很容易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走上仿效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极端化道路。

### 三、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发展对叙利亚、中东地区和国际局势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 (一) 对叙利亚和平进程构成重大挑战

叙利亚内战初期,叙库尔德武装因自身实力和外部介入有限,表现相对克制。叙库尔德武装内部整合相对较弱,对叙利亚内战缺乏斗争热情,一方面对打压库尔德人的叙利亚政府怀有敌意,另一方面也不信任叙利亚反对派。因此,叙库尔德人对待叙利亚内战持谨慎观望态度,同时努力将“叙利亚自由军”排除在控制地区之外。在自身实力受限的情况下,叙库尔德武装提出的政治诉求也比较克制,仅局限于“要求本民族的权利被宪法承认”等。<sup>④</sup> 2016 年 8 月的报道称,叙库尔德武装一直避免与叙政府军发生直接冲突,以至于常被叙反对派指责为“与阿萨德政权同流合污”<sup>⑤</sup>。

<sup>①</sup> “伊斯兰国”组织采取游街、火刑和斩首等方式对待战俘,参见《IS 将 17 名库尔德战俘装笼游街或再用火刑》,环球网,2015 年 2 月 15 日, <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5-02/5689924.html>, 登录时间:2017 年 7 月 7 日。

<sup>②</sup> Sylvia Westal, “Kurds Committed Abuses in Syria; Rights Group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18, 2014,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Latest-News-Wires/2014/0618/Kurds-committed-abuses-in-Syria-rights-group>, 登录时间:2017 年 5 月 13 日。

<sup>③</sup>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和宗教争端》,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2 页。

<sup>④</sup> Acil Tabarra, “What Future for Syria’s Kurds?” *Middle East Online*, July 27, 2012, <http://www.middle-east-online.com/english/?id=53606>, 登录时间:2017 年 4 月 3 日。

<sup>⑤</sup> Edwin Mora, “Syrian Kurds Leave Islamic State Fight, Attack Assad Troops,” *Breitbart*, April 22, 2016, <http://www.breitbart.com/national-security/2016/04/22/syrian-kurds-attack-assad-troops-26-dead/>, 登录时间:2017 年 4 月 2 日。

但是,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深入发展,叙库尔德武装实力不断壮大,挑战叙政府军的意愿也日益高涨,导致两者间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叙库尔德武装与叙政府军于2016年8月在哈塞克爆发武装冲突,成为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双方烈度最大的武装冲突。2016年9月,美国“意外”空袭叙利亚政府军,负责事件调查的理查德·库(Richard Coe)在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表示,美国领导的联军对叙利亚政府军实施的空袭是一场意外,主要原因是库尔德空中协调员利用无线电向执行任务的美军战机提供了“错误”的敌军GPS坐标。上述事实表明,一旦叙库尔德武装认为存在“可乘之机”,就会铤而走险,与叙利亚政府军发生一些“不经意”的冲突。

叙利亚库尔德人不断膨胀的政治野心进一步搅乱了叙国内局势,他们不仅与叙政府爆发冲突,也遭到了叙反对派武装的抵制。叙反对派以推翻阿萨德政权、建立所谓的“民主政府”为政治目标,但“民主政府”并不谋求改变叙利亚现行的地方行政统治方式。在叙反对派看来,叙库尔德武装任何以“自治”名义破坏叙统一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甚至宣称他们站在了叙利亚国内革命的对立面上。<sup>①</sup> 追求建立库尔德自治区的叙库尔德武装则认为,如果叙反对派即使遵循最低限度的民主,也应当尊重库尔德人建立自治区的权力。在他们看来,推翻叙利亚现行体制,不仅要把阿萨德赶下台,而且要对叙利亚目前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范围改革,其中就包括建立叙利亚库尔德自治区。<sup>②</sup> 叙库尔德人与叙反对派的政治分歧使得当前叙利亚局势呈现叙政府、叙反对派和叙库尔德人三足鼎立的态势,各方之间的深刻分歧无疑加深了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和推进和平谈判进程的难度。

## (二) 加剧中东地区的动荡局势

如果说“伊斯兰国”组织是正在爆炸的火药桶,那么库尔德民族分离势力则是未来随时可能被触发的子母雷。长期以来,库尔德民族主义对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而言,是造成国内动荡的重要源头之一,并且这四个国家的库尔德民族问题存在联动性和交互影响,一国国内的库尔德抵抗运动往往能对其他国家库尔德人的政治抗争产生示范作用或刺激效应,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sup>③</sup>

从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来看,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持续坐大反应最强烈的国家当属土耳其。土耳其自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伊斯兰宗教势力挑战世俗政权,二是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挑战国家统一。土耳其历届政府依靠凯末尔主义暂时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将土耳其打造成为“伊斯兰民主”的典范。但是,凯末尔主

<sup>①</sup> David Pollock, "Syria's Kurds Unite against Assad, but Not with Opposition,"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July 31, 2012,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syrias-kurds-unite-against-assad-but-not-with-opposition>, 登录时间:2017年10月11日。

<sup>②</sup> Zaidan Zenklo, "Syrian Kurdish Groups Split over Autonomy Decision," *Al-Monitor*, February 5, 2014,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politics/2014/02/syria-kurds-self-administration-controversy.html>, 登录时间:2017年3月20日。

<sup>③</sup> 唐志超:《中东新秩序下库尔德问题走向与中国的角色》,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2期,第21页。

义却没能解决第二个问题,甚至某种程度上还产生了消极作用。土耳其国内有1,800多万库尔德人,土耳其历届政府都极为重视这个庞大的族群,对其实行偏激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源于凯末尔主义对“大土耳其民族”的强调。根据1923年土耳其签订的《洛桑条约》的规定,只有非穆斯林才能被视为少数民族,信奉伊斯兰教的土公民都属于土耳其人。因此,土耳其不承认库尔德民族的少数民族地位,对其实行同化政策,甚至将之称为“山地土耳其人”。土耳其政府在经济、文化、民主、人权等方面对库尔德人实行打压的政策刺激了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之库尔德人历史上就存在独立建国的倾向,因而他们不时以暴力方式与政府进行政治对抗。这种主流民族压制少数族群,而少数族群反抗压迫进而希望建立独立国家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土耳其库尔德问题难解的悖论。<sup>①</sup>

库尔德人不仅给土耳其国内稳定造成冲击,而且阻碍了土耳其入欧的步伐。为消除这种障碍,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土耳其运用“恩威并施”的手段,在解决库尔德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承认和尊重库尔德民族的多项权利,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也表示愿意走到谈判桌前。但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工人党利用叙利亚乱局迅速扶植叙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并制造了一系列针对土耳其政府的爆炸袭击事件,使得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再次回到原点。

当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使中东地区各方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土耳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和北约成员国,另一方面叙库尔德武装是西方国家借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依靠力量。西方国家利用库尔德民族势力来压制宗教极端势力,土耳其也试图利用“伊斯兰国”组织来压制库尔德分离势力。2016年8月,土耳其直接炮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据点。<sup>②</sup>此外,叙库尔德武装与俄罗斯支持的阿萨德政府似乎存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与叙反对派之间的冲突呈现明显的加剧之势。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和关系相互交织和影响,使得叙利亚危机国际化趋势凸显,任何谈判的尝试都会触及其中一方利益并存在严重分歧,缺少回旋余地,导致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和平遥遥无期。

### (三) 冲击国际体系基础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也对当今国际体系构成了严峻挑战,其程度不亚于“伊斯兰国”组织单方面宣布建立的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哈里发国家”。无论叙库尔德武装在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中取得多少战果,博得国际社会多少同情,以及事实上形成了对叙部分领土的实际控制,都不能为其单方面宣布建立“库尔德自治区”提供任何合法性基础。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问题不仅仅关乎叙利亚一国局势,其牵涉的是整个中东地区

<sup>①</sup> 郑东超:《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现状及前景》,载《国际研究参考》2012年第3期,第1-6页。

<sup>②</sup> “Turkey v Syria’s Kurds v Islamic State,” *BBC*, August 23, 2016, <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3690060>, 登录时间:2017年7月7日。

库尔德人命运走向的问题。整个中东地区库尔德问题的影响也不仅局限于地区国家,还会对整个国际体系产生深刻影响。当今国际体系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建起来的,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构成了世界和平稳定的基石。除非依据一国国内宪法和法律进行“全民公投”,如苏格兰公投、南苏丹公投等,某个族群或者地区力量无权决定自己独立与否及其政权组织形式。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存在源于地区或民族的分离主义势力,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俄罗斯的“车臣问题”等,这些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无论以何种说辞为自己辩解,其本质上都是违背国际法的。

客观而言,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源于殖民主义时代,为解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问题,民族自决权曾充当了极其重要的法律依据。然而,当代中东国家的民族自决权已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任何对其扩大解释的行为都可能导致国家内战和分裂。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单方面宣布“自治”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挑战,但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可以预见,为维护国际体系“最低限度的体面”,在未来叙利亚问题的谈判桌上必然会对这种“既成事实”进行事后的法律追认,由此变向鼓励其他国家的库尔德人积极尝试通过各种途径去创造“既成事实”,使得中东地区面临因民族分离主义导致国家解体的可能。选择完全忽视这种“既成事实”也可能导致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走向极端化,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报复。

#### 四、结语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重要的依靠力量,短期内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叙库尔德武装的发展壮大对中东局势的稳定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的中东现代民族国家版图存在缺少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于悠久历史中孕育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的缺陷,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存在的本身就是在这种缺陷的产物。由于中东民族国家的根基单薄,任何关于“民族自治”的尝试不仅无法解决民族矛盾,反而会加大离心力进而加剧国内和地区危机。因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任何关于“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政治诉求,都会遭到以土耳其为首的地区大国的强烈抵制。

在此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未来将处于两难境地。若政治诉求得到满足,最终建立起叙利亚联邦制度下的民族自治区,则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带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等国境内库尔德民族分裂运动浪潮;若其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拥有大量武器装备和经战火洗礼后战斗力陡增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将进一步通过武装运动进行抵抗,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日趋狂热,最终走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老路,以极端方式和暴力手段来谋求实现自身政治诉求。因此,依靠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行反恐,无疑存在着严重的隐患。

(责任编辑:章远)